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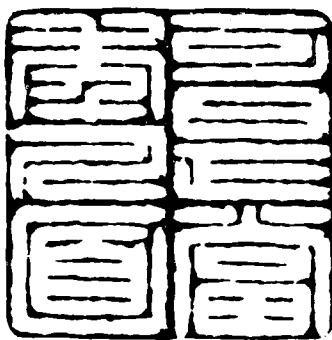
倚天屠龍記

金庸

# 倚天屠龍記

第四集

金庸著



金庸作品集 第17册

倚天屠龍記 (四)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Vol. 4

---

作 者 金 庸

出 版 明 河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

印 刷 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2樓  
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5號5樓B

發 行 明報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  
電話：H 6 1 6 6 8 3  
(香港郵政信箱：4363)

(繪畫：吳雲行)

---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版(修訂本) 一九八三年九月五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港幣20元(美金4.50元)

---

Copyright, ©, 1963, 1976, by Louis Cha. All rights reserved,  
which includes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is book  
or portions thereof in any form whatsoever.

Distributed by:

Ming Pao Daily News Ltd.  
651 King's Road, Hong Kong  
Post Box No. 4363

---

## 圖片說明

封面：吳鎮「雙松圖」。吳鎮（1280—1354），浙江嘉興人，博學多聞，疏薄榮利，以村居教讀及卜卦自娛，作畫筆墨豪邁，爛漫慘淡。此圖遠近分明，近者大而遠者小，與西方透視畫理相合，中國古代畫家稱爲「平遠法」。

扉頁印章：鞞履厚「可是當年人面」——鞞履厚，清乾隆年間、江蘇華亭人，以博學有聲當時，刀法工緻清麗，屬雲間派。

### 插頁：

一、元刊佛經扉圖：蘇州磧砂藏佛經扉圖，陳昇是元代人。本圖爲元代版畫佳作。

三、元順宗后塔濟像：眉毛畫作一字，頭戴高帽，元朝歷代皇后畫像均如此。

四、王冕「南枝春早圖」（部份）——王冕（1335—1407），浙江諸暨人，與張無忌同時。曾爲朱元璋部將胡大海獻攻紹興方略。「儒林外史」中有描寫朱元璋訪王冕的情節。本圖作於丁酉年（一三五七年），其時張無忌當正在幽谷中參修九陽真經。

五、明太祖坐像：傳說中朱元璋相貌醜陋，這是美化了的官方畫像。

六、朱元璋書勅：討論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

七、明太祖后馬皇后

八、右：明太祖像——醜化了的明太祖，臉有七十二黑子，此圖原來亦藏故宮。

左：明孝陵，明太祖的陵墓，在南京。

九、吳王（朱元璋）封張士誠令：頒於龍鳳十二年（一三六六）十一月。龍鳳爲韓林兒年號。其時朱元璋在命令中已公開指責農民義軍。一個月後，韓林兒即亡，龍鳳年號至十二年十二月而止。次年正月，朱元璋稱吳王元年。

十、明太祖「議賞征討將士詔」：頒於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自稱：「朕本農夫，託身縉流」（做過和尚），歸功「大將軍等運謀竭忠，六師用命」，大將軍指徐達。十一、十二、明太祖「諭武臣恤軍勅」：白話文的聖旨。「每」即「們」，「管軍官人每」，即「管軍官人們」。以上明太祖詔令錄自明嘉靖刊「皇明詔令」。

十三、朱元璋題岳飛書「諸葛亮後出師表」。朱元璋在岳飛書「前出師表」前題「純正不曲」四字，題字上有「洪武御書」印。

十四、十五、岳飛書「諸葛亮前出師表」（部分）——文爲：「……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難，臨表涕泣，不知所云。」岳飛於宋紹興戊午（一一三八）八月宿南陽武侯祠，通宵不寐，晨起揮涕而書前後出師表。此卷於清同治年間爲袁保恆所得，左宗棠題跋稱：「剛勁飄洒，生氣凜然，如見雅歌投壺氣概，斷非贗書無疑。」

十六、徐達行書：下有「明開國公」印。或疑爲徐達後裔所書。原件現爲夏威夷美國人私家所藏。

十七、趙孟頫夫人書金剛經：管道昇雅擅書畫，但剛寫完「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即寫「用祈良人仕途無荆棘之虞，壽算有綿長之慶」，可見全然不解經義。

十八、上、明成祖寫金剛經 下、清林則徐寫金剛經

十九、二十、元刊「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元至治（一三二一——二二）共三年，其時張翠山誕生不久。張無忌、趙敏、朱元璋等均可能讀過此書。這是中國最早的白話長篇章回小說之一，日本國會圖書館尚存有一部，承景嘉先生影印見惠。

廿一、廿二、「十誥靈文」：明教至清代在民間已與佛、道教合流，其經文中仍有「明根老祖，代衆解脫」、「無魔道不光，識得魔之好，魔過有餘香」等語。此事承柳存仁先生指教，並借用本經製版。

# 目錄

三十一	刀劍齊失人云亡	一二四五
三十二	冤蒙不白愁欲狂	一二九五
三十三	簫長琴短衣流黃	一三三一
三十四	新婦素手裂紅裳	一三六三
三十五	屠獅有會孰爲殃	一四一三
三十六	天矯三松鬱蒼蒼	一四五三
三十七	天下英雄莫能當	一四九三
三十八	君子可欺之以方	一五三七
三十九	祕笈兵書此中藏	一五七七
四十	不識張郎是張郎	一六一九
後記	.....	一六六一



周芷若道：「要是我做錯了甚麼，得罪了你，你可會打我、罵我、殺我嗎？」張無忌在她左頰上輕輕一吻，說道：「似你這等溫柔斯文、端莊賢淑的賢妻，怎會做錯什麼事？」



三十一 刀劍齊失人云亡

殷離敷了波斯人的治傷藥膏之後，仍然發燒不退，嚙語不止。她在海上數日，病中受了風寒，那傷藥只能醫治金創外傷，卻治不得體內風邪。張無忌心中焦急，第三日上遙遙望見東首海上有一小島，便吩咐舵工向島駛去。

衆人上得島來，精神爲之一振。那島方圓不過數里，長滿了矮樹花草。張無忌請周芷若看護殷離、趙敏，一路分花拂草，尋覓草藥。但島上花草與中土大異，多半不識，張無忌越尋越遠，直到昏黑，仍只找到一味，只得回到原處，將那味草藥搗爛了，餵殷離服下。

六人圍着火堆，用過了飲食。四下裏花香浮動，草木清新，比之船艙中的氣悶局促，另有一番光景。殷離精神也好了些，說道：「阿牛哥哥，今晚咱們睡在這兒，不回船去了。」此議一出，人人讚妙。眼見小島上山溫水清，也無兇禽猛獸，各人放心安睡。

次晨醒轉，張無忌站起身來，只跨出一步，腳下一個踉蹌，險些摔倒，只覺雙腳虛軟無力，那是從所未有之事，揉了揉眼睛，只見那艘波斯船已不在原處。他心下更驚，奔到海灘

四下張望，不見船隻的蹤影。

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叫道：「義父，你安好麼？」卻不聽得謝遜回答，忙奔到謝遜睡臥之處，只見他好端端的睡得正沉，先放了一大半心。

趙敏、周芷若、殷離三人昨晚睡在遠處一塊大石之後。他奔過去看時，只見周芷若和殷離相對而臥，趙敏卻已不在該處。一瞥間見殷離滿臉是血，俯身察看，見她臉上被利刃劃了十來條傷痕，人已昏迷不醒，忙伸手搭她脈搏，幸而尚在微微跳動。再看周芷若時，只見她滿頭秀髮被削去了一大塊，左耳也被削去了一片，鮮血未曾全凝，可是她臉含微笑，兀自做着好夢，晨曦照射下如海棠春睡，嬌麗無限。

他心中連珠價只是叫苦，叫道：「周姑娘，醒來！周姑娘，醒來！」周芷若只是不醒。張無忌伸手去搖她肩頭，周芷若打了個呵欠，側了頭仍是沉睡。張無忌知她必是中了迷藥，昨晚出了這許多怪事，自己渾然不覺，此刻又是全身乏力，自也是中毒無疑。

一時叫周芷若不醒，當下又奔到謝遜身旁，叫道：「義父，義父！」謝遜迷迷糊糊的坐了起來，道：「怎麼啊？」張無忌道：「糟糕！咱們中了奸計。」將波斯船駛走、殷離及周芷若受傷之事簡畧說了。謝遜驚問：「趙姑娘呢？」

張無忌黯然道：「不見她啊。」吸一口氣，畧運內息，只覺四肢虛浮，使不出勁來，衝口便道：「義父，咱們給人下了『十香軟筋散』之毒。」

六派高手被趙敏以「十香軟筋散」困倒、一齊擄到大都萬安寺中之事，謝遜早已聽到張無忌說過，他站起身來，脚下也是虛飄飄的全無力道，定了定神，問道：「那屠龍刀和倚天

劍，也都給她帶走了？」

張無忌一看身周，刀劍皆已不見，心下氣惱無比，幾乎要哭出聲來，沒料到趙敏竟會乘着自己遭逢極大危難之際，又來落井下石，使出這般奸計。

他呆了一陣，掛念殷離的傷勢，忙又奔到殷周二女身旁，推了推周芷若，她仍是沉睡不醒，心想：「我内力最深，是以醒得最早，義父其次。周姑娘内力跟我們二人差得遠了，看來一時難醒。」當下撕了一塊衣襟，替殷離抹去臉上血漬，只見她臉蛋上橫七豎八都是細細的一條條傷痕，顯然是用倚天劍所劃。殷離自被紫衫龍王金花婆婆所傷之後，流血甚多，體內蘊積的千蛛毒液隨血而散，臉上浮腫已退了一大半，幼時俏麗的容顏這數日來本已畧復舊觀，此刻臉上多了這十幾道劍傷，又變得猙獰可怖。

張無忌又是心痛，又是惱怒，切齒道：「趙敏啊趙敏，但教你撞在我手裏，張無忌若再饒你，當真枉自爲人了。」定了定神，忙到山邊採了些止血草藥，嚼爛了敷在殷離臉上，又去敷在周芷若的頭皮和耳上。

周芷若打了個呵欠，睜開眼來，忽見他伸手在自己頭上摸索，羞得滿臉通紅，伸手推開他手臂，嗔道：「你……你怎麼啦……」一句話沒說完，想是覺得耳上痛楚，伸手一摸，「啊」的一聲驚呼，跳起身來，問道：「爲甚麼？」突然雙膝一軟，撲在張無忌懷中。

張無忌伸手扶住，安慰道：「周姑娘，你別怕。」周芷若看到殷離臉上可怖的模樣，忙伸手撫摸自己的臉，驚道：「我……我也是這樣了麼？」張無忌道：「不！你只受了些輕傷。」周芷若道：「是那些波斯惡徒幹的麼？我……我怎地一些兒也不知道？」張無忌嘆了

口氣，幽幽的道：「只怕……只怕是趙姑娘幹的。昨晚的飲食之中，她下了毒。」

周芷若呆了半晌，摸着半邊耳朵，哭出聲來。張無忌慰道：「幸好你所傷不重，耳朵受了些損傷，將頭髮披下來蓋過了，旁人瞧不見。」周芷若道：「還說頭髮呢？我頭髮也沒有。」張無忌道：「頂心上少了點兒頭皮，兩旁的頭髮可以攏過來掩住……」周芷若嘆道：「我爲甚麼要把兩旁頭髮攏過來掩住？到這時候，你還在竭力迴護你的趙姑娘。」

張無忌碰了個莫名其妙的釘子，訕訕的道：「我才不迴護她呢！她這般心狠手辣，將殷姑娘傷成這般，我……我才不饒她呢。」眼見殷離臉上的模樣，不禁怔怔的掉下淚來。

身當此境，張無忌不由得徬徨失措，坐下一運功，察覺中毒着實不淺。本來「十香軟筋散」非趙敏的獨門解藥不能消解，但此時只能以內功與劇毒試相抗衡，當下運起內息，將散在四肢百骸的毒素慢慢搬入丹田，強行凝聚，然後再一點一滴的逼出體外。運功一個多時辰後，察覺見效，心中畧慰，只是此法以九陽神功爲根基，無法傳授謝遜和周芷若照行，惟有待自己驅毒淨盡之後，再助謝周二驅毒。

這功夫說來簡捷，做起来卻十分繁複，他到第七日上，也只驅除了體內三成毒素。好在這毒藥只是令人使不出內勁，於身子卻是無害。

周芷若起初幾日極是着惱，後來倒也漸漸慣了，陪着謝遜捕魚射鳥，燒水煮食。她晚間在島東一個山洞中獨居，和張無忌等離得遠遠地。

張無忌暗自慚愧，心想趙敏之禍，全是由己而起。這趙姑娘明明是蒙古的郡主，是明教的對頭死敵，武林中不知有多少高人曾折在她的手裏，自己對她居然不加防範，當真愚不可

及。謝遜和周芷若對他倒並無怨責，然他二人越是一句不提，他心中越是難過，有時見到周芷若的眼色，隱隱體會到她是在說：「你爲趙敏的美色所迷，釀成了這等大禍。」

但殷離的傷勢卻越來越重。這小島地處南海，所生草木大半非胡青牛醫經所載，他空自醫術精湛，又明知殷離的傷勢可治，然而手邊就是沒藥。偏生島上樹木都是又矮又小，僅能作柴薪之用，否則他早已紮成木筏，冒險內航。他若不明醫術，也不過是焦慮而已，此時卻如萬把尖刀日夜在心頭剜割。這一晚他嚼了些退熱的草藥，餵在殷離口中，眼見她難以下咽，心中一酸，淚水一顆顆滴在她臉上。

殷離忽然睜開眼來，微微一笑，說道：「阿牛哥哥，你別難過。我要到陰世去見那個狠心短命的小鬼張無忌去了。我要跟他說，世上有一個阿牛哥哥，待我這樣好，可比你張無忌好上千倍萬倍。」

張無忌喉頭哽咽，一時打不定主意，是否要向她吐露自己實在就是張無忌。

殷離握住了她的手，說道：「阿牛哥哥，我始終沒答應嫁給你，你恨我麼？我猜你是爲了討我歡喜，說着騙騙我的。我相貌醜陋，脾氣古怪，你怎會要我？」

張無忌道：「不！我沒騙你。你是一位情深意真的好姑娘，要是得能娶你爲妻，實是我生平之幸。等你身子大好了，咱們諸事料理停當，便即成婚，好不好？」

殷離伸出手來，輕輕撫他的面頰，搖頭道：「阿牛哥哥，我是不能嫁你的。我的心，早就許給了那個兇惡狠心的張無忌了……阿牛哥哥，我有點兒害怕，到了陰世，能遇到他麼？」

他仍然會對我這麼狠霸霸的麼？」

張無忌見她說話神智清楚，臉頰潮紅，心下暗驚：「這是迴光返照之象，難道她便要畢命於今日嗎？」一時呆呆出神，沒聽見她的話。殷離抓住了他手腕，又問了一遍。

張無忌柔聲道：「他永遠會待你很好的，當你心肝寶貝兒一般。」殷離道：「能有你待我一半兒好麼？」張無忌道：「老天爺在上，張無忌誠心誠意的疼你愛你，他早就懊悔小時候待你這般兇狠了。他……他對你之心，跟我一般無異，沒半點分別。」

殷離嘆了口氣，嘴角上帶着一絲微笑，道：「那……那我就放心了……」握着他的手漸漸鬆開，雙目閉上，終於停了呼吸。

張無忌將她屍身抱在懷裏，心想她直到一暎不視，仍不知自己便是張無忌。這些日來，她始終昏昏沉沉，無法跟她說知真相。當她臨終前的片刻神智清明之際，卻又甚麼也來不及說了。其實，到了這個地步，說與不說，也沒什麼分別。他心頭痛楚，竟哭不出聲來，只想：「若不是趙敏又傷她臉頰，她的傷未必無救。若不是趙敏棄了咱們在這荒島之上，只要數日間趕回中原，我定有法子救得她的性命。」恨恨的衝口而出：「趙敏，你這般心如蛇蝎，有朝一日落在我手中，張無忌決不饒你性命。」

忽聽背後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待得你見到她如花如玉的容貌，可又下不了手啦。」轉過身來，只見周芷若俏立風中，臉上滿是鄙夷之色。他又是傷心，又是慚愧，說道：「我對着表妹的屍身發誓，若不手誅妖女，張無忌無顏立於天地之間。」

周芷若道：「那才是有志氣的好男兒。」搶上幾步，撫着殷離的屍身痛哭起來。

謝遜聽到哭聲，尋聲而至，得知殷離身亡，也不禁傷感。

張無忌到山岡之陰去挖墓，島上浮泥甚淺，挖得兩尺，便遇上堅硬的花崗石，手邊又無鋤鏟，只得將殷離的屍身放入淺穴，待要將泥土堆上，見到她臉上的腫脹與血痕，心想：「碎石泥塊堆在臉上，可要擦傷了她。」折了些樹枝架在她屍身上，再輕輕放上石塊，似乎她死後尚有知覺，生恐她給石塊壓痛了。折下一段樹幹，剝去樹皮，用殷離的匕首在樹幹上刻道：「愛妻妹兒殷離之墓」，下面刻道：「張無忌謹立」。一切停當，這才伏地大哭。

周芷若勸道：「殷姑娘對你一往情深，你待她也是仁至義盡。只須你不負了今日之言，殺了趙敏爲她報仇，殷家妹子在九泉之下也是含笑的了。」

張無忌一番傷心，本已凝聚在丹田之中的毒素復又散開，再多費了數日之功，才漸行凝聚，待得盡數驅出體外，又是十餘日之後了。

小島地氣炎熱，諸般野果甚多，隨手採摘，即可充饑，日子倒也過得並不艱難。周芷若知張無忌心傷殷離之死，惱恨趙敏之詐，復又憐惜小昭之去，待他加意的溫柔體貼。

張無忌運神功替謝遜驅去了體內毒性後，本該替周芷若驅毒，但想這驅毒之法須以一掌貼於對方後腰，一掌貼於臍上小腹，青年男女，怎能如此肌膚相親？但若非這般運功，又不能將自身的九陽真氣輸入她體內，一連數日，心下好生躊躇，難以決斷。

這日晚間，謝遜忽道：「無忌，咱們在此島上，你想要過多少日子？」張無忌一怔，道：「那就難說得很，只盼能有船隻經過，救咱們回歸中土。」謝遜道：「這一個多月來，遠

遠也曾見到船帆的影子麼？」張無忌道：「沒有。」謝遜道：「是了！說不定明天便有船隻來到，但說不定再過一百年也沒船經過。」張無忌嘆道：「這荒島孤懸海中，非海船航道所經，咱們是否能重回中土，原是十分渺茫。」

謝遜道：「嗯，解藥是不易求的了。十香軟筋散的毒素留在體中，除了四肢乏力之外，可有其他害處？」張無忌道：「時候不長，那也沒有多大害處，但這種劇毒侵肌蝕骨，日子久了，五臟六腑難免都受損傷。」

謝遜道：「是啊。那你怎能不儘早設法給周姑娘驅毒？你說周姑娘和你從小相識，當年你身中玄冥寒毒之時，她曾有惠於你。這等溫柔有德的淑女，到那裏求去？難道你嫌她相貌不美麼？」張無忌道：「不，不，周姑娘倘若不美，天下那裏還有美人？」謝遜道：「那我替你作主，娶了她爲妻。這男女授受不親的腐禮，就不必顧忌了。」

周芷若在旁聽着他二人說話，忽聽到自己身上來了，羞得滿臉通紅，站起身來便走。謝遜躍起身來，張開雙手，攔在她身前，笑道：「別走，別走！我今日這媒人是做定了。」周芷若嘆道：「謝老爺子，你爲老不尊！咱們只盼想個法兒回歸中土，這當兒怎地說起這些不三不四的話來？」

謝遜哈哈大笑，說道：「男女好合，是終身大事，怎麼不三不四了？無忌，你父母也是在荒島上自行拜天地成婚。他們當日若非破除了這些世俗禮法，世上那裏有你這個小子？何況今日有你義父爲你主婚。難道你不喜歡周姑娘麼？不想替她驅除體內的劇毒麼？」

周芷若掩了面只是要走，謝遜拉住她衣袖，笑道：「你走到那裏去？明日咱們不見面了



麼？啊，我知道了，你是不肯叫我這老瞎子做公公？」周芷若道：「不，不，不是的。謝老爺子是當世豪傑……」謝遜道：「那你是答應了？」周芷若只說：「不，不！」謝遜道：「你是嫌我這義兒太過不成材麼？」

周芷若頓了一頓，說道：「張公子武功卓絕，名揚江湖。得……得婿如此，更有何求？只是……只是……」謝遜道：「怎麼？」周芷若向張無忌微微掠了一眼，說道：「他……他心中實在喜歡趙姑娘，我是知道的。」

謝遜咬牙道：「趙敏這小賤人害得咱們如此慘法，無忌豈能仍然執迷不悟？無忌，你自己倒說說看。」

張無忌心中一片迷惘，想起趙敏盈盈笑語、種種動人之處，只覺若能娶趙敏爲妻，長白和她相伴，那才是生平至福，但一轉念間，立時憶起殷離臉上橫七豎八、血淋淋的劍傷來，忙道：「趙姑娘是我大仇，我要殺了她爲表妹雪恨。」

謝遜道：「照啊，周姑娘，那你還有什麼疑忌？」周芷若低聲道：「我不放心。除非……除非你要他……立下一個誓來。否則我寧可毒發身死，也不要他助我驅毒。」謝遜道：「無忌，快立誓！」

張無忌雙膝跪地，說道：「我張無忌若是忘了表妹血仇，天地不容。」

周芷若道：「我要你說得清楚些，對那位趙姑娘怎樣？」

謝遜道：「無忌，你就說得更清楚些。甚麼『天地不容』，太含糊了。」

張無忌朗聲道：「妖女趙敏爲其韃子皇室出力，苦我百姓，傷我武林義士，復又盜我義